

紅玫瑰

第九期——第一卷第四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紅玫瑰

江萬平

第四卷 第二期



世界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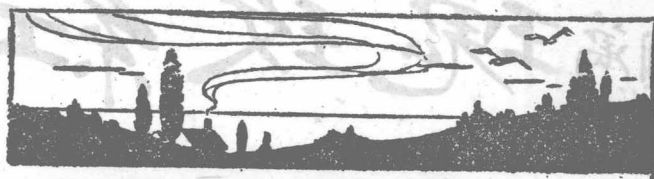
花前小語

茗狂

我們這紅玫瑰。已有上三年的歷史了。自本卷起。當更竭力的培植牠。灌溉牠。使牠嫣紅燦爛。與歲俱新。不負外界的期望。敬祈讀者忠實的指導。嚴厲的監督。本卷在籌備時期內。承各大書畫家。賜題封面。各藝術家。賜贈玉照。各特約選述。以及海內同文。賜以鴻文鉅製。四方讀者。賜函善意指導。併有許多熱心的友朋。在各方面多方的幫助。本誌始得有此一點成績。這是很可感激的。不及一一裁函。特在此致謝一聲。

本刊對於徵求稿件。在各雜誌中。要算是最無門戶之見的。不過還有讀者寫信來責備在下。說是太抱門羅主義。登來登去。總是這幾位小說家的作品。這種求全的責備。在下倒也很願聽受的。所以從本卷起。對於徵求稿件。更要努力地求其普遍了。在本卷中。就有四位久不替本誌撰稿的先生們的作品。這是努力徵求的一點結果。以後當更循此目標。以進讀者或者不致再來責言罷。

玫瑰畫報。每月發行一次。如有不妥之處。還請讀者指教。



紅玫瑰第四卷第一期目次

葫蘆

.....程瞻廬

復仇主義

.....駱無涯

村居雜記

.....徐卓呆

包贏不輸的人

.....廖國芳

遠東得寶記

.....頻羅

神祕的報復

.....程小青

彈雨潤花錄

.....王梅耀

人海夢(十一張)

.....嚴獨鶴



三不黨

姚民哀

豐有此理

廖國芳

一個自命晴雯的癡鴉頭

吳雙熱

吃看一夕之追記

新眉

藝術與生活

趙蒼狂

殘疾利用

程瞻廬

腥風血雨錄

曹夢魚

黃龍洞游記

朱劍芒

江湖奇俠傳(八張)

不肖生

花前小語

編者

葫蘆

吳門程瞻廬撰

第一章 恩太太出殯的盛況

「莽乾坤一個大葫蘆！

舞的舞，歌的歌；

哭的哭，呼的呼；

大葫蘆裏的顛倒衆生，

一輩子昏昏沈沈，糊糊塗塗。

上自王侯將相，

下至走卒廝奴，

古往今來，今來古往，總跳不出這個太極圖。

葫蘆，葫蘆，兀的不悶煞人也麼哥？」圖大葫圖

葫蘆不是醫家盛藥的東西麼？從前盛藥用葫蘆，到了現在，大概都盛在玻璃瓶裏的了。然而人家只說：「葫蘆裏賣甚麼藥？」不說：「玻璃瓶裏賣甚麼藥？」只爲玻璃瓶裏的藥，是取公開主義的；雖然封裏完密，依舊瞧得出內容。而且瓶上的標籤，早已寫明是丸，是散，是膠，是丹。唉！神秘的人生，却和葫蘆裏裝的藥差不多！甚麼吉凶咧，禍福咧，離合咧，悲歡咧，這都是悶葫蘆裏的藥；要不把悶葫蘆打破了，誰也沒有愛克司光的眼睛，誰也瞧不出裏面裝的是丸，是散，是膠，是丹。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幸而悶葫蘆不是透明的玻璃，一時瞧不出內容，要是一瞧便知道了，那麼大家都有先見之明，識得趨吉避凶的法，從此大家只走平安道，吉利路，太平坊，從此有吉無凶，有福無禍，有合無離，有歡無

悲，好雖好了，但是，大家度那單純的生活，也沒有甚麼趣味可說。從此世界歸於寂寞，再也不會發生甚麼歷史上的材料；沒有歷史，便沒有小說，只爲吉凶禍福離合悲歡，都是比較而出的，既無凶禍，那有吉福？既無離悲，那有合歡？單純的事實，不能構造歷史，便也不能構造小說。照此說來，這葫蘆裏的藥，萬萬不能給人家一瞧便知道的了。這些話不關本文，只是葫蘆的卷頭語。

來來！讀者的眼光，快快隨着我筆尖兒進行。這不是蘇州城裏的干將坊麼？干將坊附近一帶人家，擠滿了許多捱肩擦背的人。「來了，」快來了，「這般的呼聲，好不熱鬧。長的，短的，肥的，瘦的，坐的，立的，破着工夫瞧熱鬧，吃過午膳，便在這裏等候。盼了又盼，望了又望，不厭不倦，貪看這破天荒的新鮮話巴戲。」

新鮮話巴戲，誰都說是第一次瞧見的；不但年輕的這般說，便是白髮老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張着眼睛瞧那六七十年中的奇事，側着耳朵聽那六七十年中的異聞，天下事波譎雲詭，不知經歷了多多少少；要是今天這般的話巴戲，委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來了，快來了，」一羣小孩子起勁的了不得，一壁奔跑，一壁喊，惹得兩旁的觀衆，個個伸長着頭頸，拭抹着眼睛，信以爲真，其實卻上了小孩子的當。

畢竟是甚麼的新鮮話巴戲呢？其實今天的頑意見，說是戲卻不是戲，說不是戲卻又是戲。編書的須得鄭重聲明，「今天蘇州城裏舉國若狂，看的是李公館裏的大出喪。」

大出喪希甚麼罕，蘇州城裏的大出喪，一年中不知有好多多次，怎說是

破天荒的新鮮話巴戲呢？編書的又得鄭重聲明，「旁的人家大出喪，確是大出喪，不是戲；李公館裏的大出喪，卻是破天荒的新鮮話巴戲。」

大出喪沒有過，街坊上沸沸揚揚，都是議論這樁事；他們怎樣的議論呢？讀者諸君，來來我的筆尖做介紹，把下文說長道短的話，介紹給諸君知曉：

「奇聞，奇聞，蘇州城裏的新聞，愈出愈奇了。」

「只聽得老鼠做親，不聽得貓兒出殯，怪事怪事。」

「你別貓兒貓兒的在嘴裏亂嘈，給喪家主人家知曉了，面子上不好看。」

「爲什麼呢？」

「李公館裏全家上下，對於這個貓字，是犯忌諱的。」

「來了，快來了，」又有許多小孩子沿路宣傳，引得衆人伸着頭，站着脚，都向東看。但是依舊空氣作用，大出喪還沒有到來，方才打斷的談話，重又繼續。

『李姓對於這個貓字，怎樣避忌諱呢？』

他們對於現在出殯的這隻貓，可算是至恭且敬的了。小時節，喚牠恩小姐；大時節，喚牠恩奶奶；老時節，喚牠恩太太；待到恩太太死了，停柩在感恩軒，足有十年之久。每逢歲時令節，總是極誠致祭。聽說李姓主人在西跨塘替恩太太建造坟墓，經營了好多年，至今才得落成。今天出殯後，明天便要安葬，這位恩太太，真個生榮死哀啊！

『這般大場面，替一隻貓兒治喪，太不成了體統。』

『民國成立以來，體統兩個字，早不成了說話。無論甚麼出身卑污的

阿貓阿狗，只須身後留下幾個造孽錢，一樣可以排場闊綽，招搖過市的大出喪。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阿貓阿狗縱然出身卑污，畢竟是個人，畢竟是國民一份子；現在李公館裏大吹大擂，替那老雌貓舉行很體面的喪禮，似乎說不過去。有了貓出喪，自有狗出喪；有了狗出喪，將來龜出喪，鼈出喪，敢怕鬧個不了呢。」

衆人裏面，有一位白鬚老者，聽了旁人議論，晃了晃頭顱，似乎不以爲然，他便發表他自己的見解：

『諸位，不是這般講。據老夫看來，尋常的貓兒死了，至多不過如禮記上說的：「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掘一個土坎，深深的埋葬便夠了，萬無鋪張揚厲，舉行大出喪之禮。但是，李公館裏的恩太太，斷然不能當做尋常的貓兒看待。諸位，須知李公館裏沒有這位恩太太，只

怕十餘年前，早已鬧出絕大的變端來了。自古道：「知恩必報。」今天舉行的大出喪，雖然軼出範圍，只是把恩太太功德想想，這也算得應有的報施。諸位，須得替喪主人家諒解一二。」

『照此說來，你老人家定知其中的原委，倒要請道其詳。』

『說來話長，待我慢慢的講起……』

『來了！來了！真個來了！』這般喊叫的人，潮水般的湧來，那老者理一理銀髻，正待披露情由，又被這喧聲打斷了。衆人也不暇向老者盤問原委，都是目不轉睛的瞧那大出喪到來。遠遠見兩匹銀騾馬上騎着兩名身穿素服的家人，手擎着高脚牌，這便是儀仗裏的路由牌啊！開導馬過去後，便聽得輪聲轆轤，當先兩名開路神，頭如笆斗，身長丈餘，手執着開山大斧，搖搖擺擺的過來；大模大樣，威風十足，實則裏面空空洞洞的沒有心肝，倒也

算得萬惡軍閥的代表啊！開路神過後，接着便是馬鼓手，軍樂隊，清音班，後面綵蓋飄揚，長旛招展，好不熱鬧煞人。比及眞容亭到來，引得兩旁觀衆，一陣喧笑；原來玻璃鏡架裏面，裝着一幅老雌貓的鉛照，白毛蓬鬆，拖着一條黑尾，頭上有黑色雙桃，這是貓譜上的鐵棒打櫻桃，鉛照上面五個鐵線篆，叫做恩太太遺影，花圈環繞，到處生香，人家見了，當然笑不可仰。

眞容亭前，還有幾個長袍短褂的人物，手執長香，必恭必敬的送殯。旁人紛紛指點，說這花白鬚鬚的便是李芍溪老先生，那個十餘齡的公子哥兒，叫做李玉奇。

待到功布到來，大家好生詫異，誰躲在功布裏做孝子呢？自有人舒頭探腦，在那功布縫裏偷看，又不禁喧笑起來；原來功布裏面有十餘名男傭女僕，每人捧着一隻貓，大的也有，小的也有，純白的也有，純黑的也有，黑白

相間的也有，貓兒在功布裏鳴鳴的叫，彷彿在那裏舉哀，這一羣貓，都是恩太太的貓子，貓女，貓媳婦，貓女婿，貓孫，貓外孫。

『哈哈，貓孝子來了！』

『貓也有孝子，可見得禽獸尙有天倫。』

『禽獸尙有天倫，這真叫做貓猶有倫咧！』

恩太太的靈柩，是用獨幅香楠製成的，和手提箱一般大小，靈柩裝載在轎車裏面，花球簇擁，裝潢美麗，駕着兩匹頭高高氣昂昂的白馬，緩緩的過去，天下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很雄壯的白馬，替那已死的老雌貓拖車，白馬有知，能無哭煞？

馬車後面，又有十多輛送喪的車，都載着李姓的眷屬，就中惟有李姑奶奶哭得最苦，把絲巾掩着眼睛，在車中恣情痛哭，料意她和恩太太定有

特別的感情，所以哭得這般模樣。

絕後空前的貓出喪，很帶些滑稽性質；要不是深悉李姓的家庭狀況，定說李姓這般舉動，太覺奇異，太不近人情了。還有許多好事的朋友，預備雇了船隻，待到來日，去看恩太太下葬。只爲恩太太的坟墓，建築得異常考究，甚麼墓門墓道，一一完備，是西跨塘一帶數一數二的佳城。李姓主人還化着重金，請一位斗方名士，撰一篇「恩太君墓志銘」。斗方名士是以潤筆爲前提的，只須酬金豐富，無論甚麼烏龜賊強盜，總是歌功頌德，竭盡拍馬的能力，何況這位恩太太很有紀載的價值呢。撰成以後，還請書家書丹，名工勒石，聽說這篇恩太太君墓志銘，撰的好，寫的好，刊的也好，真不愧藝林三絕咧。

自從蘇州城裏發生了這樁奇聞，茶坊酒肆中，少不得當做談話資料。